

夜光杯

夏天爬山,整条山道上被搭好了遮阳架,上面爬满了藤本植物,枝条与叶子密密麻麻,在高于36摄氏度的气温下,走在这样的山道上,哪怕没有习习凉风吹着,也不至于热到哪里去,几百米的山,轻松就爬到了顶。

下山的时候,眼前有忽然一花的感受,出现在眼睛里的景象,有点让人不敢相信,揉了揉眼,再仔细看,还是不敢相信——道路上竟然撒了许多的花瓣,而且撒得很均匀,没有一朵花瓣,是被另一朵花瓣压着的。这是盛夏,按道理早就过了落花季节,而且山里早已绿意浓浓,很少能看见花朵了,这些花瓣究竟是哪里来的?

谜底并不难揭晓,在上上下下看了看几眼之后,很容易就得到答案:天空毒辣的阳光,经过一层藤本枝叶的遮挡,从缝隙与间隔间落到山道上的碎片化阳光,就成为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花瓣,山道变成了一条长长的“银幕”,花瓣是被投射到这块“银幕”上的,其逼真程度,超过4K高清。

我说这些散碎的阳光像花瓣,并非心血来潮、大惊小怪,而是这些落在地上溅起后又平躺的阳光,实在太像花瓣了,不仅有花瓣的形状,还有花瓣的颜色,当然,这颜色并非五彩缤纷,而是只有白色、粉色、黄色,这些颜色都是淡淡的,不仔细看分辨不出来,这让人饶有兴趣,想去观察阳光花瓣的颜色来源。但大自然很神奇,等人蹲下来、低下头,打算较真的时候,那颜色便调皮地跑走了,只剩下白晃晃的花瓣在慵懒地荡漾。

对,那些阳光花瓣,是会动的,这又让它们多了些生机,它们还会随着身边掠过一阵轻风而微动,如果仔细倾听,似乎还能听到它们的欢呼,它们是打算在这山道上赛跑吗?还是调皮地只想躲开游人的脚步?我亲眼看见一朵“花瓣”站立了起来,就是那么神奇,它居然随风

阳光花瓣

韩浩月

卷了起来,可惜的是,它没有像风滚草那样,在山道上痛快地打几个滚,而是偷偷站起来伸了一下腰,发现有人在偷看,马上又老老实实地躺下了。

小朋友坐在道边的排椅上,边休息边玩手机,我跟他们说,赶快看看脚下有什么?小朋友们看看脚下,又看看我,眼神有点茫然,我来不及卖关子了,脱口而出:“快看花瓣,山道上满满地全是花瓣”,小朋友的眼睛瞪大了一圈,果然发现了这个秘密,他们说:“别说,还真的有点像”,这个说法并不让我满意,何止像!简直就是!

我用手机,给阳光花瓣拍照,拍全景,拍特写,我需要留下证据,免得有人看我这篇文章后,指出我有可能在说瞎话,这些照片拍完之后我很满意,在相册里翻看着,觉得完全可以达到自证的标准,这是一个大发现,我去网上搜索“阳光花瓣”关键词,得到的图片搜索结果,都是真实的花瓣,它们在图片上都显得那么娇艳,但却没有得到一幅阳光做成的花瓣,阳光花瓣虽然没有手感,也没有味道,可我觉得它们和真花瓣在美的层面,没什么区别。

同行的朋友,向我提了一个问题:为什么上山的时候,你没有看见这些阳光花瓣,却在下山的时候看见了?这是一个好问题,问得直接利落,但却很难回答,我只好胡乱编了一句来应付他:“上山的时候只顾抬头向山顶前进,无暇顾及脚下,下山没有了太强的目的性,自然就会关注起更多的细节”。他说:“你又在乱写‘鸡汤文字’了”,我内心叹息了一声,跟缺乏哲学意识的人来谈“有还无”的观念,确实谈不到一块儿去,我只希望我看到的阳光花瓣,能被更多同行的人看到,至于会不会欢喜雀跃,那不重要,如果能在那一刻,心思动了一下,觉得这是份意外的礼物,就完全可以“不虚此行”来形容这次山中行走了。

此青花非彼青花。青,是一种比较含混的色彩。青,可以指蓝,最典型的是青金石;也可以指绿,比如青草,草色青青柳色黄;又可以指黑,比如戏曲里的青衣。我们常说的青花,多指青花瓷。青花瓷的青,近似于青金石的色彩。而此刻,我手掌里摩挲着的青花玉,是一枚和田玉青花料的平安扣。青色,是墨色。

青花玉

胡烟

前几日,我在一家网店买下它,从图片上看,小小的,圆圆的,水润润的,飘着一缕墨色,价格不高,只觉得有缘。收到它的前一天晚上,我竟然兴奋得难以入眠。想象着,它曾经有着厚厚的皮壳,伪装成一块普通石头的模样,在大自然里沉睡了多少年,经过了开掘、构思、塑形、雕琢、抛光、售卖,终于跨越千万里寻到了我这个主人。我揣摩着把它捏在指间是怎样一种光润的感觉,凉凉的,滑滑的,像块要逃跑的小肥皂。最令我神往的,是它的墨色。图片上看真切,我猜想,白玉上飘动的那缕墨色,应该是灵动的,像云,像水,像雾中缥缈的山林,又或许像一位佳人的背影。我该怎么形容它呢?就这样辗转反侧,忽而梦,忽而醒,没有一刻不是念着它,心情像初恋。

它终于来了。细细端详,白玉部分,不似羊脂玉的白,而是泛着微微的青,像一泓清澈的湖水,冷寂、幽深。两块淡淡的墨色,似连非连,稍重的那块墨,表面的焦墨仅为冰山一

角,更大片的黑,在玉石的深处。是一座远山!竖起来看,是《溪山行旅图》里那座巍峨雄壮的山,山体轮廓明显,山顶嘉木繁茂。山峰背后,更遑远的群山,则是向着玉石的深处藏匿了。

我有些感动。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取材自秦岭。那是久远的北宋,隐士范宽在终南山附近隐居,终日面对一座山,静坐、深思,像是捕捉到了那座山的灵魂,他挥洒神来之笔,用那密匝匝的雨点皴,像斧子一般,在绢上凿出了一座神性的山。

这枚小小的平安扣里,竟然藏着秦岭。芥子纳须弥,便是这个意思了。工作忙碌的时候,看两眼它,听见山风微微在吹,远处隐隐的溪流声,似有凉意。望山巅,白云聚了,又散了。疲累顿消。

该怎么描述这种黑白相间的美呢?像是在生宣纸上画写意,一笔下去,墨色迅速跑向笔迹的边缘,而正是这种不可预料的晕染,产生了“宛若天成”之美。墨与水的游戏,在某一瞬间,冰冻,凝结,形成了青花玉。也像是晴空与云彩的游戏,风吹云散的一瞬间,定格,成了青花玉。又像是山林与雾霭的游戏,清晨雨停,雾霭漫罩静待朝阳的时刻,冷却成了青花玉。

忽而又觉得,它并非出于自然界,而是画中景象。是南宋马远的山水小品,留白居多,含蓄节制地晕染出山峦的形状,带人



郭飞霞上门讨账 万家春相面破计

渔钱 (设色纸本) 朱刚

翠谷庄园持桩

邓名

水澄蓝碧白云悠,风送涟漪鸟啾啾。桩寄南山修定远,意垂杨柳枝头。长天默对念头了,踵息绵绵禅悦游。溶入空灵浑元境,不增不减慧光柔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读者·作者·编者

雅号「徐大师」

徐立新

《同学烘焙师》在1月15日“夜光杯”刊出后,儿子一下出名了,同学随即送了他一个高赞的雅号:徐大师。关于这个雅号,我并未在意,只是孩子们一时兴起。直到有一天,我在校门口的书店里见到了儿子的3名同班同学,其中有两位竟然异口同声地说,这不是徐大师的爸爸吗?叔叔好啊!

我一愣,然后才反应过来,有些激动地意识到,徐大师确实已深入人心,成了儿子的代名词。又想起3个月前,儿子的数学老师来家访,走时笑着对我说,现在同学们都称他为徐大师了,改天让他也做点给我们老师尝一尝啊。那篇文章见报后,儿子更来劲了,觉得先前的烘焙烤箱小了,果断动用自己的压岁钱,从网上买了一个大的,又积极从盒马生鲜补货,买回不少诸如低筋面粉、黄油、泡打粉等原料,他得继续做下去。

临近毕业时,儿子说,他要给班上的每位同学做个牛奶小面包,也不枉他们一直叫自己徐大师。我和爱人欣然同意,40多个牛奶小面包,用的都是好原料,儿子分两天才做好,然后一个个地装好,送到同学们的手中,又赢得了好评,回来开心得很。

我在看眼里,欣慰在心中。儿子不一定是班上学习最优秀的、表现最好的,但一定是给同学们留下记忆最深刻的,他心善、友好、大方,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。而“徐大师”,是相处6年的同学们送给他的称号,我理解是一种纯洁的赞美和好感。在儿子的小学毕业典礼上,我有幸作为家长代表上台发言,我拿《同学烘焙师》作为引子,说,“双减”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,就是家长愿意积极配合、真心实意地给孩子减负,允许、支持他们做些跟提高学业成绩无关,但却能让他们开心、有成就感、被认同的事。

我想,无论儿子将来如何成长,他一定会记得“夜光杯”上的《同学烘焙师》,那是他童年美好的记忆和见证,他也一定会记得自己曾有一个高赞的雅号。



夜光杯

二十二岁那年,我换了工作,从制造业日企文员变为IT公司项目组成员,干的仍然是翻译的活儿,薪水拔高一截,而且公司提供住宿。我和外婆还有父母住在长宁区的老弄堂,空间逼仄,所以很高兴能有自己的空间。

合住的同事到海外出差,锦江乐园附近小区一楼的一室户暂时只有我一个住客。入住那天,爸妈带了清洁工具和床品过来,陪我一起打扫,把床铺好,留下扫帚簸箕和新买的单柄锅。妈妈表示忧心,说一楼会不会不安全。我说外面有围墙呢。他们走后,我转了一圈,忽然意识到,我妈妈认为,只要有单柄锅,我就能煮泡面吃,却没有准备烧水壶。好在锅还没用过,当晚用它

烧了水。更早些时候,我刚从职校毕业,在第一八佰伴当店员。店员做一休一,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和外婆一道在家。爸妈上班的日子,我和外婆的午饭是分开的。外婆习惯吃泡饭就昨晚的剩菜,我不爱吃泡饭,更喜欢方便面。现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议,一个月吃十五次方便面,真够多的。且不说不健康,居然不入味。或许因为年轻,吃什么都不觉得单调。而且那时总吃同一款,统一黑胡椒牛肉面,用单柄锅煮,有时加个蛋,便算是豪华。老房子没有空调,炎热的夏日中午,我在液化气

单柄锅的夏天

灶上煮面,然后坐在矮桌跟前就着锅吸溜完,带着满身汗起身,到屋外弄堂过道的水槽跟前,开龙头洗脸,然后洗锅和筷子。奇怪的是,现在回想,觉得那是闪光的夏天。未来尚未到来。我在写小说,画漫画,感觉能把整个世界抓到手里,又似乎什么都抓不住。

实际开始独居生活,我很快买了砧板刀铲炒锅等用具。记得第一次做的菜有一道苦瓜炒蛋,没学过,倒也能吃。只有周末才做饭,IT公司很忙,基本不可能在晚饭时间回家。单柄锅的出场频率不低,一个人的快手汤,番茄蛋汤或丝瓜汤,用它来做正好。

斜杠创作人,而他们中的好几位,倒成了职业影评人和电影的策划与制作人。

在第五届上影节举办之际,我刚巧调入企划部门,于是向领导申请“业务学习”,得以

那些年,我们一起追过的电影

卜翌

在上班期间赶场子看片。迄今还记得,和媒体同行拿着一沓排片表,勾选出想看的片子,精心算计路线场次,不惜骑着单车嚼着干粮奔波于各大影院,一天四五场是常态,总能碰到相熟的影迷朋友,就彼此投向一个带点狼狈疲态的会心笑。

那年头我们尚在疯狂地追逐欧洲片,私底下把《第八日》看作第五届的无冕之王,甚至

现在都还能记得结尾的台词:“很久以前,什么都没有,只有地刺。第一天,有了太阳,它很刺眼。第二天,有了水,它会弄湿脚。第三天,有了草坪,你剪它的时候,它会哭。你必须对它好,说好话给它听……”以及影片的开头,在无穷贴近地面的镜头中,风拂草叶中乔治无邪面庞上洒落的光影……那一种萦绕于心的感伤动人颇有刻骨的难忘,在此后每一届的上影节中,总期盼着能够再度重复这样的经验,生活在别处,生活亦在此处……而好在,幸哉,果真未曾辜负过。

在之后的二十年来,即使是旅行计划都尽量避开上影节,几乎成了习惯,把一期一会

地看电影当成了“业务学习”:从集中的几家影院到全城奔波,路程比从前更曲折遥远了许多……至于选片虽各有潮流,比之早先亦更多元,天地人间众生自我,都在应势而变化。

江山代有影迷出,不知曾几何时,即使自诩仍是部分圈内人,抢票这个技术活却需时习之。在鸟泱泱的人群中,偶然还会遇见少时的友人,像一二十年前一样,像从未分别过,立即分享影评和交换咨询。眼见着身材体貌都不复从前,只那一颗追电影的心依旧,我们大家都是影迷,我们也还是我们。

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独特的社会视角是“光影地方志”。

十日谈

影视故事

责编:沈琦华